



她既是天下最聪慧的女子，却又是他怀中最蠢的挚爱。
任由这世如何繁乱迁徙，世人如何尔虞我诈，
她始终如白瓷般光滑无暇。

调教天子



调教天子

锦代◎著
下

朝華出版社

天子调教



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文字细腻，幽默时让人忍俊不止，人物内心的感情十分深刻。这样的笔力，让苏菜菜这个主角的灵动活泼、聪敏坚强完全显露出来，非常立体。林峰，冲动勇猛的年轻将军，杨翹，睿智冷酷的军师。两人不同的性格，在和苏菜菜的互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加上老付这个长得虎背熊腰、性格憨厚却颇爱吹牛的家伙，为故事增色不少。

—— 读者 烈焰

严格地说，《调教天子》是个略带喜剧性的穿越故事，应该说是乐观主义者的腔调。读这本小说，最大的震撼是文化价值观在情感上的具体折射，每一个人都能从小说人物中找到自身内心的映射。

—— 读者 田甜

杨翹惨淡的童年让他自小就有阴影，因长期处于冷漠的亲情关系中，性格淡漠，对于世间的人情看得尤其淡薄。他内心惧怕血腥杀戮，可是又有一种强烈的报复感，因为内心所积压的愤恨无处发泄，在为人方面做得过于残忍，并且渴望拥有权利。

对于林峰，他永远存在手足的温情；而苏菜菜，是他在长期冷漠、僵硬的生活环境中找到的温暖依托。杨翹对她有强烈的占有欲，可是因为手足情谊无法袒露心扉，他本身的智慧也促使他将自己的“野心”埋藏。

—— 读者 添官高明

选题策划：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：王 磊

特约编辑：渔舟唱晚 成 美

装帧设计：小东图书 + 韩东
TEL: 13622995597

上架建议 畅销·穿越小说

ISBN 978-7-5054-2492-0



定价：45.00元（全二册）



調教天子



锦代◎著

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调教天子/锦代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 - 7 - 5054 - 2492 - 0

I. ①调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9119 号

调教天子

作 者 锦 代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成 美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996050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540 千字

印 张 35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492 - 0

定 价 45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调教天子

【上】

【目录】

序 章 1	
第 一 章 暴力战神	5
第 二 章 无缘出征	29
第 三 章 麟儿孤儿	51
第 四 章 逃出生天	72
第 五 章 时空发明	95
第 六 章 清秀小贼	115
第 七 章 误解横生	138
第 八 章 一夫一妻	160
第 九 章 屈尊降贵	181
第 十 章 咄咄逼人	203
第十一章 纵情肆欲	225
第十二章 临淄田氏	247
第十三章 力抗群侯	26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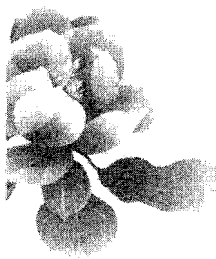
调教天下 【下】

【目录】

- 第十四章 途逢惊变 285
- 第十五章 蜀中名医 303
- 第十六章 怒神降世 322
- 第十七章 飞鸢离愁 341
- 第十八章 猛将之争 361
- 第十九章 齐都末路 379
- 第二十章 夜籁缠绵 397
- 第二十一章 剑阁遇阻 414
- 第二十二章 忠义老付 430
- 第二十三章 色诱亲夫 447
- 第二十四章 爱欲交融 465
- 第二十五章 暗夜行刺 479
- 第二十六章 不速之客 492
- 第二十七章 受封之日 510
- 第二十八章 梦魇征兆 527
- 第二十九章 王离之殇 544

第十四章

途逢惊变



是日夜间，林府原本祥和喜庆的气氛中，不合时宜地掺入缕缕忧伤情绪。

林尚候斜身倚在议事厅中的椅上，脸色暗沉无比，手中紧攥着一卷竹简。面对林峰与苏菜菜，即使他试图强压心中怒火，却仍怒不可遏地将竹简狠摔在地，脸上一抹恼怒至极的神色，“刁蛮女儿！老夫真是将她宠坏了！”

位下的林峰目光凛冽，俯身拾起竹简展开看后，却浓眉忽拧，露出不可理解却又清晰的怒色道：“这湘儿莫名其妙！稍不遂心愿就离家出走！”

“还声称永不返家！”林尚候厉声吼道，一副震怒的神色，“老夫不过拒绝她的亲事，她竟然就私自离家！她可知如今尚是战乱之世，若由敌对势力得知她的身份，岂非让自己身陷险境？”

“湘儿的亲事？”林峰眉心微蹙，“同杨翻？”

“难道这丫头还欲图嫁别人么？”林尚候怒然叱道。

林峰面有不解，惑然道：“父亲为何拒绝？须知湘儿自小爱慕他，他俩也算相配。难道父亲对湘儿的亲事另有安排？”

连连叹息间，林尚候竟不由自主地朝林峰身侧的苏菜菜瞥去，目光中似有微怨，却更多无奈，“老夫反对他二人亲事，自然是为湘儿好，甚至是为他俩人都好！湘儿冲动任性，不明老夫深意也作罢，与翻儿几句不和就私自出走，实在是要气死老夫才肯罢休！”

“湘儿一直深爱杨翻，父亲……”对于这生疏拗口的称呼，苏菜菜微有犹豫，

却仍继续道，“父亲既然也很爱这个女儿，为什么不让她选择自己的幸福呢？”

林尚候似有不快，盯住苏菜菜，心中本有憎恶，却转而念到这又与她何干，她只是不知情者，况且她所讲一切，也是为林湘儿着想。可叹身为父亲，他又如何不想给予女儿幸福？只是，难道他明知这幸福背后隐藏着万丈深渊，却能做到绝无阻拦，任由女儿纵身跃下？苏菜菜虽被牵涉其中，却并非当事者，她又怎知这其中纠葛？林尚候脸上不禁浮起一缕苦笑，缓缓道：“若此路幸福，老夫自然乐于成全，只是湘儿与翻儿命中相克，绝不能结为夫妇。”

“父亲竟然相信术士妄言？！为此种缘由拒绝湘儿，她自然不肯罢休。”林峰信以为真，对于林尚候听信歪理深感意外。

苏菜菜低声应和，“是呀，很多算卦的神棍都是信口胡诌！说的不一定可信呀！”

“老夫自有因由，你们不必为此多言。”林尚候只是摆手，一脸肃色。

苏菜菜心中疑虑起来，自身的事例让她深信，依林尚候这般强烈的门户观念，莫非瞧不上杨翻只是个无父无母的落魄贵族？难道是他又想以林湘儿的婚姻大事为筹码，去换得与强势贵族联盟的机会？那如此说来，林湘儿岂非也沦落为政治的工具？那同之前的苏黛夕又有何区别呢？心中另一个声音却劝诫自己，命她不可言明。林尚候已应允她与林峰的婚事，若此刻她不知好歹，竟在对方怒火中烧时提出如此悖逆的言论，林尚候岂非会翻脸，甚至会否决她与林峰的婚事？她忽然退缩。

只是心中那难以抑制的心绪再度袭来，竟无法自控般，她沉声道：“难道父亲顺意的人选，根本就不是杨翻？父亲只是在替自己选合意的人吗？”

林尚候脸色骤然转沉，厉色立现，“湘儿是老夫的女儿，难道你比老夫更了解她？！”

本想争辩，却全然无奈，面对林尚候此时的怒意，苏菜菜竟不知如何作答。她以为，她能改变自己与苏黛夕的命运，可笑她终不过是一介凡人，怎有能力改变所有人？

正忧悒满怀之时，耳畔传来一缕幽幽冰冷的声音，还透着隐隐怨艾，“逼走小姐的终是我，副军师凭何对主公无礼？！”随之而来的，是一袭薄衫的杨翻。他脸上的寒意依旧，俊逸清隽的眼眸里烁动着阴冷神色，白净细腻的脸颊上一道深痕令人触目。

“杨翻，你的脸……”苏菜菜哑然。

杨翻并未作答，只是淡然垂首，朝向林尚候跪立下来，“伯父，此事全因属下

而起，求伯父降罪！”

林尚候叹气道：“此事不怨你，是湘儿太过顽劣任性，不知好歹！”

嘴角弯起一弧浅浅苦笑，杨翺微微摇首，“若非属下执意不肯娶小姐，伯父又何至于此？故此事责任仍旧在属下。”

面对将所有错责揽上己身的杨翺，一时间，林尚候竟不知如何作答。

“杨翺，湘儿自小倾心于你，况且美貌纯真，与你有何不能匹配？你何至执意拒绝？”林峰拧紧剑眉，目光中透出凌厉，言之凿凿。

杨翺抬脸，目光冷漠得令人心寒，他瞥过林峰，淡淡的，略带讥讽的口吻，“洛阳城内倾心于你的女子不在少数，个个更是姿容出众，你又何至全然拒绝？”

面对杨翺如此诡辩，林峰大为震怒，大步迈到他面前，将他狠狠拧起，恶声道：“如此狡辩，你究竟有何所图？！”

杨翺却毫不抵抗，只任由林峰朝着自己发怒，目光涣散凄冷，却仿佛仍无法自控般，紧紧锁在一侧的苏菜菜身上。

“住手！”林尚候终于按捺不住，赫然呵斥，“湘儿已只身出走，如今你两兄弟却为此相争，可有任何意义？！”

林峰恨恨地瞪住杨翺，脸上的不快清晰可见，却仍松懈了劲力，只轻手一掀，竟将他震得踉跄连连，连退去几步。

林尚候略显苍老的脸孔上，渗出沉沉风霜。他低叹一声，“眼下最紧要的乃是尽快寻回湘儿！这刁蛮丫头一贯骄纵任性，更是冲动无谋！若落入敌对势力之手，必然极为麻烦！”

“父亲，湘儿可有暗示她的去处？”林峰蹙眉。

林尚候无可奈何地摇头道：“只说再也不想返家，更劝众人莫要寻她。”

脑中思虑片刻，苏菜菜忙接道：“湘儿上午的时候还跟我们在一起疯，现在只是晚上，古代又没有汽车飞机，她应该走不远的！”

林尚候点头认同，却仍有疑虑，“只是不能确认她是朝哪个方向而去。”

“洛阳仅有四道城门，各城门通向四处方位。若小姐中午时分离去，西则不至三门，北尚未及荥阳，南最多至南阳，而东则不达东郡。若派四路飞骑朝这四处寻去，明日便可寻得小姐行踪。”杨翺忽然插嘴，语气却依旧孤冷。

“父亲，此四地数东郡最远，孩儿有‘疾夜’，愿向东郡寻去！”林峰正色道，目光中透出缕缕坚定神色。

意想不到的，林尚候却断然否决，“你正当大婚，当留下尽心筹备婚事，老夫自会命人策你‘疾夜’寻去。”

“不寻回湘儿，孩儿又如何能安心成婚?!”林峰一双黑眸炯然，透出凛冽神光，蕴着难以抗拒的威严。

“对!”苏菜菜探出小手，轻轻挽住林峰宽大的手掌，朝着他相视而望，清澈的眸底满是柔和神色，“湘儿是我们的妹妹，要是不能找回她，我们情愿把婚礼推迟!”

林峰垂头望住她，凌厉肃色的目光却骤然隐去，忽转为一片痴色，对她回以温柔笑意。两人纠缠蜜意的目光渐渐互融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拦般，浑然一色。

此种场景入目，再次刺痛杨翻混乱的神经，只是他却只能再次压抑，既然他已能纵情于别事，为何又依然深觉心间阵阵痛楚?自己分明已然放弃，甚至连私藏的那张照片都已埋葬，又何必自找没趣、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幸福的两人，连连怨艾?他抬起眼，不由得伸出手，轻轻触及脸上的血痕，心间涌起愧疚心绪，因为他，林湘儿生死不明，他却荒唐可笑地眷恋着林峰的妻。荒谬的是，他如此坚韧的心性却依旧难以释怀。为何在他决意放弃之后，他的心底反而涌起一股莫名的恨意?

沂水以南的薛郡，原是划分林、田两家辖地的边境。近年来，却因林家势力膨胀而成为其扩张的标志。临淄田氏一族逐年将兵力自薛郡撤走，转移到沂水以北的济北郡驻营，一方面为避免与林家发生冲突，另一方面则展露自己甘心称弱，退让谦卑的姿态。只是随着齐衡君年事渐高，不再过问政事，田凛便将实权逐步揽于自身，不再甘心一再退避，于是再度将田氏驻军步步前移。

当日夜间，身处历城的田凛却从济北守将处得到一则令他振奋不已的消息，林尚候的爱女竟被擒获，现今正押解在原田氏驻军守地的济北。

这消息太过震撼，田凛自然大喜过望。自从邯郸回来，他获得墨者的机关飞鸢后，抗衡林家的信心赫然飞涨。他将飞鸢带回临淄，任由府中能人异士研究多日，偏却毫无所获。面对近日来林家大军日渐逼近姿势，他已不只冀望守住短暂平安，他甚至妄图将林家这庞大毒瘤连根剷除。只是机关术的研究毫无进展，近日的心绪已有几分受挫，直至这意外惊喜从天而降。

田凛已是迫不及待，立即亲身起行，连夜赶赴济北。

济北的牢狱中，重重铁链牢牢绑缚着个娇丽女子，正是满面怒色的林湘儿。

面对惊惶失措的林湘儿，阴鸷笑容自田凛脸上浮现，语气略带嘲讽，“想不到洛阳林贼的小姐，竟有如此胆量，敢独自一人闯入两家交界处，莫不是以为田家不敢抓你吧?!”

林湘儿猛力挣扎，拧起秀眉怒骂：“你若是识相的话，就赶快放了我，否则我爹爹同大哥定将你们临淄夷为平地！”

“啧啧，好大的口气。”田凛阴笑连连，脸上却浮起鄙夷神色，“小姐不愧出生于蛮夷世家，连狂妄蛮横的性子都与你那哥哥如出一辙！”说着放声狂笑，引得周围众兵士也纷纷噱然呌声。

林湘儿从未遭到如此屈辱，不禁咬牙切齿，放声号道：“不准辱骂我大哥！你这小人，也就会背地里放肆言语，若我大哥在场，你一刻也挨不住！叫你死无全尸！”

冷笑声回旋忽断，猛然刹止。田凛脑中蓦地忆起十年前，那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。那日林峰血色的双眸，暴戾凶狠的气息，以及狠狠落在他身上的重击，都让他倍感羞辱，那刻于心底的回忆，无论如何也擦拭不去。直至如今，他腰椎仍时常隐隐作痛，每逢落雨时候疼痛更盛。这毕生的羞辱，让他如何不嫉恨至今！

一抹阴戾神色尽现于双眸，田凛狠狠扯住林湘儿的发髻，暴烈如雷，“身陷囹圄还能如此大言不惭，我倒要见识，究竟是捏死你比较轻易，还是让我死无全尸更不费事！”说罢侧首朝向手下，厉声下令，“拿剑来！”

“遵命！”身后的济北守将拔出佩剑，恭恭敬敬递给田凛。

接过佩剑，田凛嘴角掠过一抹淡淡嘲笑，“林小姐，刀剑无眼，你若不想如花似玉的俏脸变成马蜂窝……”脸上猛闪过阴沉的狠色，“便立刻修书一封与你父亲，命他将林贼驻军撤出薛郡，退至陈郡。”

“田狗！你休想！”林湘儿怒斥一声，略带哭腔道，“你若敢动我一毫，爹爹定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“小姐果然深有骨气，那好，既然你们父女情深，我这旁观者正好看看，你们这父女之情，是否比江山大势更为要紧。”田凛依旧不愠不火，眸底却暗藏着隐隐杀机。他松开林湘儿的发髻，却猛一把攥住她的手，目光盯住她纤细小指上的那枚金铸戒指。耀目的光芒下，戒指上林家的家徽若隐若现。田凛腰间的阵痛忽起，将田凛心底深葬的仇恨再度点燃。他眼里掠过一缕阴毒厉色。倏忽间，剑芒突闪，他竟抬手举剑，朝着林湘儿的小指狠狠砍去！

凄厉惨叫声顿时响彻整座济北牢狱，猩红的血液喷洒而出，发出刺鼻而窒闷的气味。手指断落时，套在指头上的戒指仍烁着湛湛金光。林湘儿顿感阵阵灼辣刺痛猛袭而来，钻心般的疼痛犹如万蚁啃心，不断持续。林湘儿彻底失去触感，淡去意识，垂头昏厥过去。

“哼，真是没用。”田凛鼻子里哼出鄙夷一声。望着嘴唇惨白的林湘儿，他脸

上的狠毒神色渐渐退去，竟若无其事般恢复了温和笑容。“立刻命军医来，务必保住这林贼女子的性命。”他将剑交还给济北守将，一副从容姿态，“留着她我还有用呢！”

“是！属下遵命。”济北守将瞥过一眼沾上鲜血的佩剑，稍有犹豫，却听到田凛的讥笑声，“剑本是用来杀人，既然你有犹豫，那不如回家伺候老婆去吧！”

“大人训斥的是！属下知罪！”济北守将立即鞠躬垂头，一副颓然姿态。

“还不滚去办事？！”田凛厉斥，一双清俊的眼眸里却满是狠毒神色。

济北守将忙慌不迭，面对这阴晴不定又残忍狠毒的田凛，也只能唯唯诺诺，慌忙退下。

见济北守将已抽身离去，田凛轻轻掸了掸衣衫，冷冷瞥过身侧两名心腹一眼，侧首朝其中一年纪较轻者下令道：“张越，立即替我拟书一封，将我的手书连同这女子的手指，一并送给林尚候那老贼，”继而发出一声自得大笑，“哼，这老贼见到自己女儿的手指，必定气急攻心！”

张越垂头领命，沉声应是。身旁的年纪较长者却疑惑道：“凛公子，林贼虽有进犯我胶东的趋势，但并无恶意挑衅。我们抓了他女儿，甚至伤其身体，若其他几大势力得知，定会认为我方故意挑衅而加以谴责。”

田凛目带不屑，仄目斜视年长者一眼，“刘允，枉你跟随齐衡君多年，竟然不懂半点权谋之术。”说罢一副自得的高傲神态，又道，“如今另外几大势力，除却苏方恒那老贼外，无一不以林贼为眼中刺，只是林贼势力过大，无法连根拔除罢了！放眼如今天下，也只有我临淄田家能与林贼一较高下！此番送林贼这份大礼，正是要激怒林家上下，尤其是那冲动无脑的蛮力小贼，他定然怒火中烧，兴兵讨伐！既然是林贼先出兵进攻，你以为其余几大势力会发兵襄助？”田凛脸上笑意不住泛散，“他们恨不得瓜分了林贼的肥沃辖地，不襄助我田家已是聪明！绝不可能讨伐临淄！”

刘允若有所思道：“原来凛公子心中谋略早已周详，只是属下不明，即使其余几大势力不出手干涉，以我军实力，也未必是林贼对手。况且林贼收了秦廷十万大军，已是今非昔比。”

“蠢货！秦人虽然被收，却自古铁骨铮铮，林贼不过是将其逼服而已。这十万大军，根本就是不定之数。若是生死存亡之战，你以为田翮那叛徒会如此疏忽，启用这不可定数与我军对垒？！”眼里闪过一丝怒意，田凛厉色道：“所以林贼的真章，乃是与我军实力相当。但我此番送这女子的手指挑衅，正是要激怒那蛮力小贼，让他为妹复仇，带兵来伐。我军正好布下重重埋伏，以济北城郊野为藏身

之所，让这小贼有来无回，将他直接绞杀于济北！贼军定然深受重创，况且一旦诛杀蛮力小贼，贼军等丧失精神领袖，必然军心大失！届时，任凭田翊那叛徒如何翻手为云，也无法力挽狂澜！”说话间，一抹得意狂笑骤然再现。

“高明！凛公子不愧为齐衡君中意之人！果然智谋无双，举世无双！”张越与刘允齐齐拜服道。

田凛脸上露出满意神色，眸间却闪过一缕冷厉神光，心中有个声音沉沉响起，田翊，林峰，十年前的羞辱，就让我一并如数奉还！

几日奔波疲劳，林湘儿仍无半点音讯。

林尚候心中已做出最糟的准备，将四路人马齐齐召回。此时此刻，除了等待敌对势力的传信，便只能祈求上苍庇佑林湘儿平安无恙。林尚候近日夜间时常辗转，甚至在梦中见到过逝多年的妻室，及至她询问湘儿近况，他却全然不知如何作答。

此时正是午后时分，原本明净晴朗的天空却乌云骤聚，阳光很快被遮蔽。天际顿现裂空闪电，惊雷震耳，爆响不断，倏忽间已是雷电交加，狂风卷至，仿佛要给这春日和煦安宁的气息，抹上重重一笔惊痕。

天色暗沉无比，“数”院的房内，苏菜菜依靠在林峰肩上，白皙娇柔的小脸，清晰忧悒的神色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林湘儿离家出走已是五日有余，此刻她究竟在何方，是否平安？她想起与林湘儿的初遇，被她误解的痛殴，洛阳守城那夜，彼此在地牢密道里相互依偎……种种往事，让她伤感愁绪不已，忧心忡忡。

一个粗壮高大的身影忽探进来，一张神色慌忙急促的脸，正是满目焦灼神色的老付。他急急出声道：“少爷，鬼女娃子，主公吩咐你们立即过议事厅！”

林峰眉心紧拧，随即起身，“难道是湘儿已有消息？”

老付摇头，露出一抹悲怆神色，哀叹道：“少爷，还是过议事厅再说吧！”

林峰目光一凛，心中已猜出了几分。他强忍暴怒的心绪，拉着苏菜菜的手，直奔议事厅而去。

进入议事厅，林尚候与杨翊已立身于此，脸色均是黯无光彩。身后的老付转而出身去，将门紧紧关上，遣退厅前的守卫，只身守在门外。

松开苏菜菜的柔荑，林峰微蹙浓眉道：“父亲，何事急召孩儿，莫非湘儿一事已有回报？”

“不错，已得知湘儿下落，只是你须得按捺狂躁心绪。”林尚候双手负于身后伫立厅中，面色铁青暗沉，眉目间略有无奈，闷声道。

林峰一双黑眸中略起疑惑，林尚候此番言语究竟何意？

尚未勘破，却见林尚侯转向一侧的杨翹，低低道：“将田氏送来的物件给他二人看吧。”

杨翹微垂眼睑，漠然点头应是。他转身面向背后桌几，将摆在桌上的黑漆木盒捧在手心，缓步到林峰与苏菜菜面前。面对两人眸底的焦虑，他强压心中闷然痛楚，轻轻打开盒盖，一根怵目惊心的手指赫然入眼。

这怵目惊心的状况，令苏菜菜愕然失魂，惊声尖叫。林峰忙伸出右臂，将她紧揽入臂弯。他拧紧剑眉，指上的血迹早已干涸，转为暗红深色，即使指头全无血色，却依旧散发出极重的腥味。更为震惊的是，这指头上的金色戒指霍然在眼，正是林湘儿平时所佩戴的那只！

林峰顿然大悟，一抹凌厉怒色涌上双眸，“确认这手指是湘儿的？！”

杨翹合上黑漆木盒，摆回桌几上，一双俊美眼眸冰冷依旧，却依稀含着强压的怒意，“不错，你应知这戒指是小姐十岁时，夫人所赠，一直戴在她小指上。后小姐及笄，那戒指便紧箍小指，无法取下，这断指必定属于小姐。”

一股怒意猛上心头，苏菜菜愤然出声，“是什么人这么狠毒？！”

“主公刚已讲明，此物乃是临淄田氏送来。”杨翹神情冷漠，甚至对苏菜菜并不正视。

“一并送来的，尚有田凛的手书。”林尚侯接道，闷叹一声。

“田凛！”林峰双目含煞，眸底的杀意顿然狠生。他转而盯住林尚侯，满目怒色，“父亲，孩儿誓要亲临大军踏平临淄，将这畜生挫骨扬灰！”

林尚侯原本暗沉的脸色忽地一转，满目厉色怒斥道：“你将为父的话全然抛在脑后么？你踏平临淄又如何？杀了田凛又如何？湘儿如今仍在对方手上！”

杨翹脸寒若冰，他正起脸盯住林峰道：“主公所言极是，田凛手书已有讲明。他既然不杀小姐，必定想以小姐要挟林家。如今他与小姐都在济北，命主公将薛郡以南至陈郡的范围献给田氏，否则便会伤小姐性命。”

“竟敢要挟我林家？！当年若不是你阻拦，我早已铲除田凛这畜生！”林峰怒火犹盛，转而目光凌厉，朝向林尚侯吼道：“父亲，大丈夫怎么能受此等羞辱！我即刻率大军直捣济北，杨翹，你带韩希尧率另一支大军纵入敌营救湘儿！”

“冲动！”林尚侯怒斥一声，甩袖道，“湘儿难道不是为父子女么？为父怎不心痛！但任你这般冲动妄为，不仅救不了湘儿，更可能连自家性命也赔上！你可知何为大丈夫？乃是能屈能伸之士，而并非你这等恣意妄为冲动行事之辈！”

杨翹冷然接道：“况且田凛此举颇为蹊跷，特意命人送此物来，必另有

所图。”

“林峰，我觉得杨翹说得对，我听说田凛那个人特别阴险狡诈，他应该是埋下了陷阱，想要引你攻去呀！那他一定设了好多埋伏！”苏菜菜轻拉林峰的衣袖，昂首望住他，神色紧张。

林峰眉心忽拧，一双黑眸满是凌厉，目光忽猛触及苏菜菜小脸，怒火刹那间降熄了些许。他沉声凝住她道：“你以为他田凛能奈我何？”

杨翹一旁插话道：“论武力，这天下自然无人是你对手。可两军对垒，若有闪失，仅凭一己之力，如何临对千军万马？”

“对呀！虽然我也恨死那个田凛，恨不得老天爷劈死他，但是你贸然前去，我怕那田凛玩诡计，更怕你有危险呀！”苏菜菜也凝住他，目光中充满柔和炽情。

林峰原本怒火中烧的脸，却在苏菜菜的柔色目光中，渐渐平静下来。

见此状，林尚候厉声道：“峰儿，为何翹儿与菜菜皆能明白此理，你却不能冷静思考？！你可知老夫此刻心间有多绞痛难忍？但行大事者，绝不能凭一时好恶冲动行事。老夫命你等前来，正是要与你等商议对策。”

苏菜菜猛然一怔，刚才她是否听错？林尚候居然唤她“菜菜”，而且营救林湘儿这等绝密之事，只能寥寥几人得知而已，既然找来她一同商议对策，难道说林尚候心中已接纳自己了？

仿佛看穿她的心思般，林尚候颌首，“菜菜，你即将成为我儿媳，亦就是我子女。况且这些日子，你为寻湘儿劳尽心力，老夫已将你视为自家人，今后不必拘礼。”

“谢……谢谢……”她愣愣应声，只是此刻林湘儿尚身陷囹圄，这原本应欢快的心绪，却怎样也无法激动。

杨翹将一束竹简递给苏菜菜，“这便是田凛送来的手书。”

苏菜菜却满面无奈，不敢接过竹简，神色尴尬道：“……不好意思……我不认识你们的字……”

“副军师既然已决意与林峰在此生活一世，理应识得这小篆。”杨翹冷然道，转而将竹简收起，“田凛在信中提及小姐性命暂时无忧，但若想保全小姐，主公须得将将薛郡以南至陈郡范围献给田氏，对方甚至要求我林家驻军不得靠近陈郡百里之地。”

林峰咬牙切齿，狠狠击掌怒叱：“不教训这狂妄之徒，实在难消我心中怒意！”

杨翹垂低眼睫，淡淡道：“自然是要给此人警示，但并非强行攻去。以我对田

凛的了解，此人一向自以为是，但也并非脓包，乃是懂得一些诡计的人。田凛必然明白，若要林家交出薛郡以南直至陈郡，无疑是割地求和的羞辱，以林峰的脾性，自然暴怒而起，亲率大军压境。而他就在济北设下重重陷阱，将林峰引入圈内击杀。”

“对呀！野蛮人你是我们的战神，如果你挂了，军心必定大失，而且父亲就你一个儿子，对整个洛阳林氏势力来说，也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呀！”苏菜菜忙点头接嘴，一副娇俏姿态。

“你认为你夫君能被田凛击杀？！”林峰盯住苏菜菜，狠声恶语，满脸的凶色。

“不是不是……他们都打不过你的，我只是说这是田凛的臆想嘛，就是他设想的。”苏菜菜忙伸出小手勾住他的手掌，撅起嘴，楚楚模样。

林峰稍稍满意地瞥过她，将她的柔荑揉入掌心，目光微微柔和些许。

“不错，田凛意在林峰。他一定认为这绝妙诡计必然得逞，只是他忽略了两点，一则林峰乃是超出他估算太多的对手，二是他的诡计在我面前不过是自作聪明罢了。”杨翹神色依旧淡漠，清俊的眸子里却泛起浅浅神采。

你这人妖，又开始“林峰化”了，狂妄自大，嚣张自得。苏菜菜心中暗自咕哝，脑中却蓦地闪过计策的片段，飘飘转转，忽地灵光闪过似的清明。正要开口，却见杨翹双手抱怀，冷冷地瞥过她一眼，转而朝向林峰，“既然田凛如此冀望你攻去，那你便如他所愿。”

林峰目光一凛，“怎么，此刻却反而鼓励我剿杀他？”

杨翹倨傲一笑，淡淡道：“不错，你带上精锐铁骑一万，攻入田凛包围圈，他必然大喜，自以为计成，全军围剿于你。我大军可乘机大举进攻，从外围之，内外夹击，定可大获全胜。”

“杨翹，你想的和我一模一样！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！”苏菜菜轻轻击掌，朝他投去一抹柔和微笑。

杨翹却侧首，躲闪过她的脸，冷冷道：“是么，想不到副军师也是此计。”

“是的。”苏菜菜正色道，转而望住林峰，“不过我的想法还有几点，就是要麻烦你和父亲演一出戏。”

……

一反常态，雨后的天色，非但未见片刻晴空，却反而连续几日阴郁蒙蒙。硕大的林府，笼罩在一片阴霾颜色中。林湘儿被田氏囚困于济北的信息，已传遍洛阳上下，甚至连对方斩断她小指之事，皆已为人知，近日更是传出林尚候气急攻心，卧病在榻。原本睥睨天下，气势汹汹的洛阳林家，竟会在一时之间，颓若